

Mingren Chenggong Juece Yu Jimou

名人成功决策与计谋

三十六计

SAN

SHI

LIU

JI

六乘六等于三十六，在实际规律中蕴藏着计谋，而计谋的运用也离不开实际规律。阴阳法则的调理与转化，计谋权变便从中产生。所以，计谋不可以任意设计，否则就会失败。

蔡

磊

◎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三十六计

名人成功决策与计谋

蔡 磊 主编

(十五)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十六计：名人成功决策与计谋 / 蔡磊主编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6

ISBN 978—7—104—02607—5

I. 三… II. 蔡… III. 成功心理学—通俗读物 IV.
B848.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5502 号

三十六计：名人成功决策与计谋

责任编辑：万晓咏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100097

电 话：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14.75

字 数：3663 千字

版 次：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104—02607—5

定 价：631.00 元 (全 22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二十五计 偷梁换柱

偷梁换柱,巨款购铀	(1817)
苏军使计,突占喀布尔	(1818)
把握心理,诱人消费	(1826)
白手起家,求美塑美	(1828)
不懈奋斗,后来居上	(1841)
揭短露丑,巧妙促销	(1855)
偷梁换柱,谈判成功	(1856)
频更阵容,荣发称“帝”	(1857)

第二十六计 指桑骂槐

太公杀士,以儆效尤	(1862)
立威慑众,齐国称霸	(1863)
齐楚相争,问鼎中原	(1866)
邹忌论琴,齐王拜相	(1869)
以退为进,春居巧谏	(1869)
杀一儆百,振奋军威	(1870)
训练女兵,孙武斩姬	(1872)
赵奢收税,不避权贵	(1874)
优孟装扮,巧计行谏	(1876)

◆ 三十六计——名人成功决策与计谋 ◆

善于讽谏,晏子计高	(1878)
旁敲侧击,范雎谏王	(1881)
顺水推舟,杜绝恶俗	(1884)
杀鸡儆猴,秦先灭韩	(1886)
严明军纪,树威韩信	(1889)
“指桑骂槐”,巧取燕国	(1890)
李广智勇,计败匈奴	(1891)
班超出使,力服鄯善	(1894)
假斥实助,智救乳母	(1896)
董宣治恶,不畏皇权	(1896)
令行禁止,曹操除恶	(1898)
吕蒙斩卒,稳定人心	(1902)
玄礼兵谏,诛杀国忠	(1903)
苏轼巧言,拒开“后门”	(1905)
处死驸马,整顿吏治	(1906)
阿丑巧谏,戏中藏计	(1908)
刚正威严,巧治苏州	(1910)
时珍巧方,要戏昏官	(1913)
指桑骂槐,联阉抗日	(1913)
总统诙谐,指桑骂槐	(1914)
大岗法官,巧计救人	(1915)
妙题《贼》名,捍卫尊严	(1917)
创造机会,打造总裁	(1918)
树立形象,看重承诺	(1933)
重庆火锅,“冒牌”吃香	(1934)
三菱公司,指桑骂槐	(1935)
巧做娃娃,迎合人意	(1937)

◆ 目 录 ◆

第二十七计 假痴不痴

- | | |
|-----------------|--------|
| 装疯卖傻,箕子避祸 | (1942) |
| 小白诈死,巧登君位 | (1943) |
| 庄王绝缨,安抚臣心 | (1944) |

偷梁换柱，巨款购铀

1967年,以色列悍然对阿拉伯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法国慑于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对,对以色列实行全面武装禁运,停止向以色列供应制造原子弹的铀。以国防部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提出“不得已时我们就偷!”于是,一场代号为“高铝酸盐行动”的秘密“偷铀行动”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步棋,是要找到一个不会使人怀疑,又能接受以色列秘密委托购买铀的合作伙伴。经过一番物色,他们选中了曾当过纳粹飞行员的西德商人舒尔岑,此人诡诈阴险,利欲熏心,见有利可图,便满口答应了。双方密谋:借用阿斯玛拉公司名义向比利时布鲁塞尔矿产总公司购买二百吨铀,又借用作催化剂的虚假用途,把铀运到摩洛哥加工,等运铀船一到公海,就将这艘船秘密劫持到以色列。这里包含着两次“偷梁换柱”的过程:一是调换角色,买主是假的;二是偷偷换掉买铀的用途,作“催化剂”也是假的,他们寻找偷换能得逞的机会是这样的:一方面以利诱之,将850万马克的订货款一下子全部汇入对方银行账号内;另一方面为掩人耳目,制造骗人假象:把卖主请到地中海岸的豪华别墅里,整日热情招待,使卖主在花天酒地中弄得晕头转向,才不至于识破阿斯玛拉公司是一个寒酸透顶的皮包商,根本不可能有此巨款购铀的骗局。

签完合同,舒尔岑心中大喜,却没料到卖主提出:将铀运往摩洛哥,还须经欧洲原子能委员会的特许。因为摩洛哥并非欧洲共同体成员。舒尔岑听了,心里顿时凉了半截。但他狡诈成性,鬼计多端,又想出了第二招“偷梁换柱”办法:找个“转运站”,将意大利米兰市某染料企业拉了进来,该企业老板是舒尔岑的老朋友,同样采取以利诱之,拿出四万马克的预付款,将那老板哄得眉开眼笑。因意大利属欧洲共同体,这场交易不再需要特别批准了。买主从舒尔岑的阿斯玛拉公司偷偷换成意大利米兰市赛卡染料公司,又一次采用了“偷梁换柱”办法。

接着,以色列间谍开始找船。这条船必须有合法的牌照,才有不

会使人生疑的旗号，把铀运到米兰。他们在一位苏黎世律师的帮助下，和土耳其的船舶经纪人耶里萨尔合伙，打着利比亚国的招牌，成立了名为“比斯凯维纳商业船运公司”的空头公司，只花 1500 马克就在苏黎世注了册。经过这番偷换与替代，他们又用 120 万马克买下一艘载重量为 1062 吨的货船，请来了一名特务当“船长”，带了一帮特务船员，至此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他们买通一个对原子技术一窍不通的官员，竟然承认铀能作催化剂，并在欧洲原子能委员会的批准书上写下：“毫无危险”四个大字，批准放行了。1968 年 11 月 15 日，由舒尔岑这个纳粹分子亲自督运，二百吨铀分装在 560 个特制的桶内，桶上都写下“高铝酸盐”字样，从比利时布鲁塞尔港起锚出航。它的航海志上的航向是热那亚，但它根本没有往那儿去。11 月 29 午夜，这艘装铀的货船驶到塞浦路斯不远的公海上，一艘以色列油船早就等在那里，两船刚靠拢，油船里就钻出一大帮彪形大汉，将 560 桶铀全部搬上油船。这批偷到的铀制成了数十枚原子弹。在 1973 年爆发的埃以战争中，以色列已将这批原子弹偷偷运到幽灵式战斗机上，险些引起一场原子战争。后因战局发生转折，以军乘隙突过苏伊士运河，才未将这批原子弹扔出去。

这一事例中，计谋主体曾多次连续使用“掉包计”：从买主迭换到货的用途；从运船公司到船长、船员；从航海志航向到装货桶标记，全是经过一番偷换后用假的替代真的，以掩人耳目。计谋的隐蔽性在于一个“偷”字，因为一切全在暗中进行的；而计谋的欺骗性又在于一个“换”字，所有须登场的人或物（角色），都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改头换面了的。因此它更能迷惑人，更易使人造成错觉，这是该计谋性质所决定的。它一旦被那些损人利己、逆历史潮流的人所利用，则其危害性及破坏性就更大了。

苏军夜袭，突占喀布尔

1979 年 12 月 24 日，70 年代最后一个圣诞前夕，全世界几乎都沉

浸在辞旧迎新的欢乐节日气氛之中。善于观察和评估世界形势、指点江山的专家们，以及那些热衷于关注他国人民的“人权”、“民主”、“自由”状况的人士们，此时也都给自己敏感的神经“放了假”，让自己的“眼皮子”和“嘴皮子”轻松一下，为新一年的“战斗”养精蓄锐。俗话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嘛！

也许正是由于这一麻痹，也许由于距离太“遥远”、地处太“偏僻”，人们竟忽略了，甚至于根本就没有觉察到，一个时期来，从一个宁静的山国传出的大量令人不安的讯息。直到圣诞过后的 28 日清晨，从苏联中亚的一个秘密电台播出一则消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阿明已被处决，以卡尔迈勒为首的新政府要求苏联提供军事、经济和政治援助，苏已接受。”人们终于从狂欢中清醒过来，“北极熊终于向它的‘势力范围’以外的非‘大家庭’成员国家动武了！”

克里姆林宫的行动仿佛是在世界这个巨大的蚁穴里踩了一脚，蚂蚁立即乱成一团。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看到各国政府如此慌乱。阿富汗，这个国家的名字占据了世界一切报纸的头版，老百姓拿出地图寻找被人遗忘的这个位于中亚的高山之国。她的东面有中国，南面有印度和巴基斯坦，西面有伊朗，而北面则有苏联，她居诸大国之中，则显小矣。其实，就其面积、地理位置而言，本不应该被世人轻视的。

当人们找到地图册时，“阿富汗概览”这样写到：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位于西亚最东部，是中东通往亚洲东部及东南亚的陆上交通要冲。她也是个多山的内陆国。1979 年全国人口 1500 多万，国土面积 647000 平方公里，其中高原和山地占 4/5，平均海拔高度为 900 ~ 1200 米。工农业落后，1978 年国民生产总值为 34.64 亿美元。交通不发达，境内无铁路，公路总长为 7000 ~ 9000 公里。居民平均寿命约 35 岁，半数人口患有地方病，1/2 儿童夭折。居民民族成分复杂，全民信奉伊斯兰教。

恩格斯曾预言，阿富汗由于其地理位置和居民的特性，在将来的国际政治中必然有极重要的价值。1747 年是现代阿富汗的起点，当

时普什图人首领亚赫麦特汗在坎大哈声明阿富汗独立，自立为国王。在此之前，这里一直是企图称霸的帝王征杀角逐的战场：公元前4世纪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阿育王，公元前1世纪的大月氏民族，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人，以及随后崛起的蒙古人、波斯人都曾占领过这个地方。阿富汗独立之后，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了世界角逐，凡有争霸世界野心的国家，无不垂涎此地，以吞并之而后快。她的最大的一个邻国——俄国，在发育成为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帝国后，就东冲西撞、四处寻找出海口，尤如一头张牙舞爪的困兽。“北极熊”的利爪早就悬在了阿富汗上空，伺机一掌踏下去，然后一跃迈向南亚次大陆，贪婪地呼吸印度洋的海风，享受出入这开阔的暖洋的自由。在这里“北极熊”就可以吃到热带的果实了。因此，夺取南下的这块跳板，最后冲向大洋，就一直成为沙皇及其衣钵继承者的战略组成部分。

然而，阿富汗各族人民，尽管很穷，但他们却有山一样的脊梁；尽管他们可能还不理解“进步”和“民主”，但他们珍爱自由，他们只要求按自己选择的方式生活。当时世界第一强大的大英帝国，试图在此建立起自己的殖民地，使之纳入其殖民帝国，同时也是为了在此设立阻挡“北极熊”南下印度洋的“围栏”，曾以武力向阿富汗人民说话，但经过3次武力的较量，英帝国终于在1919年吐出这个咽不下去的“胡桃”，承认其独立。然而，新一代的某些苏联领导人，则念念不忘其祖传的“宏图大略”，总想在阿富汗试试自己的运气。

几十年来，苏联以“阿富汗人民真诚的朋友”的面目，以援助为名，向阿不断渗透。自20世纪50年代起，苏每年都接受阿留学生去苏学习，还利用驻阿使馆等机构培养训练大量的特务，利用“文化中心”吸引亲苏派。1965年阿国王查希尔与首相达乌德发生矛盾，苏开始支持达乌德，并支持建立阿国内的政党。1973年7月，苏劝查希尔国王出国治病，暗中却支持达乌德发动政变，建立了亲苏政权。原本是王室成员（查希尔的堂兄）的达乌德深知自己与苏的合作，不过是半路夫妻，难以持久，于是加紧改善与其他邻国的关系，试图摆脱对苏的依

赖,还公开邀请反苏的“伊斯兰运动”领导人回国参政。苏于是决心除掉达乌德。1978年4月27日,达乌德被枪杀,塔拉基在苏的扶植下当上了共和国总统。此后阿人民党内的两派——人民派和旗帜派矛盾激化,苏为减少两派公开直接的冲突,巩固现行的亲苏政权,同时也为了保存一旦出现万一进行“换马”的“棋子”,在苏的参与下,旗帜派的卡尔迈勒等领导人相继被派往国外任职。塔拉基则在国内捕杀旗帜派成员,权极一时。苏于是又设计将人民派分裂出阿明派,又暗中支持塔拉基刺杀阿明。但暗杀未成。1979年10月4日,塔拉基反被杀。余怒未消的阿明,对苏的离心倾向更加明显。苏不甘心苦心经营30余年的成果毁于一旦。苏对阿已有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在阿的军事专家和技术专家约3000人。看到拉拢傀儡并不见效,于是决心赤膊上阵扶植在苏联的卡尔迈勒执政,由苏在幕后当“太上皇”。

1979年10月下旬的一天,被世人称为“神秘之宫”的克里姆林宫,已是昏庸暮年的勃列日涅夫仍然坐在这超级大国的第一把交椅上。此时,他正召集主管意识形态、组织部门、国防部门和克格勃的主要首脑开会。他向各部门主管们表示了对阿富汗局势的恼怒,要他们不失时机地制定一个彻底有效的解决方案。与会者们乐观地分析了当时局势:阿北部的阿苏边境有边无防,纵深也未构筑任何防御工事,阿政政府军内部两派对立,多次武装冲突,这使苏军一旦进入时,不会遭到有效的抵抗;苏对阿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有把握速战速决,造成既成事实;阿邻国伊朗和巴基斯坦是最有可能干预的国家,但其国内正发生动乱,无暇他顾;阿拉伯世界内乱,伊斯兰教派纷争,美伊关系恶化,加上阿为内陆国,苏入侵后暂不会直接触及西方在中东、波斯湾的根本利益,不严重威胁西方的“生命线”,因此不会遭到西方和国际上的强烈反对。然而策划者们却完全忘记了历史的教训,一个将把苏联拖入泥潭的入侵计划出笼了。

1979年,10月下旬,美国间谍卫星发现,与阿富汗接壤的苏联土

耳其斯坦军区和中亚军区兵分调动异常。两个军区共 6 个师，平时兵员不满、装备陈旧、战备程度不高，但在 1 周之内进行了总动员，就地将人员补充就绪。11 月军队开始向边境移动、集结。同时向边境地区调集了各种装备、器材和各类作战物资；工程兵补充和更新了装备。12 月中旬，苏空军举行冬季演习，白俄罗斯军区第 103 空降师和南高加索军区第 104 空降师各一部分调往莫斯科，但不久就又转移到中亚军区的巴尔喀什和奇姆肯特机场。同时中亚军区近卫空降师第 105 师进驻苏阿边境的捷尔梅兹。11 月下旬，为协调有关军区和各军种之间的统一行动，在捷尔梅兹建立了“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索科洛夫元帅；同时派出先遣电台潜入阿境待命，还建立了专门指挥通信网，增设了地面卫星站。从 11 月中旬开始，以协助阿军冬训为名，苏向阿增派 1000 多名军事顾问和专家，进一步控制阿军。12 月 3、4、8、日，携带全部装备的苏作战部队在阿境内军事基地巴格拉姆实施了机降，然后向外推进，控制了重要的机场和横贯阿境的兴都库什山脉的萨朗山口；同时以提供“无私援助”为名，派兵援助阿政府军镇压叛乱。苏军事顾问、专家们还说服阿军指挥官，使他们相信有必要清点弹药和给坦克电池采取防冻措施，对其他军械也要检修，以此为名，封存了阿军绝大多数的装甲部队和军火，限制阿军飞行员的飞行，调离部分指挥军官，拆掉了一些主要的通讯器材，解除阿军武装。

截止圣诞前夕，阿富汗早已丧失了自卫能力。美国尽管此时已为伊朗搞得焦头烂额，可还是感觉到苏军在阿的行动已非同一般，于是，向苏发出了“不要插手阿富汗”的警告。然而，苏只是轻蔑地置之不理。战争机器已开动，难以制止。苏援引《苏阿友好同盟条约》终于开始了大规模的实质性行动。

1979 年 12 月 24 日，喀布尔国际机场和巴格兰姆机场上空突然出现大批数不清的苏联运输机。当机场塔台惊慌地寻问时，得到的答复是：运送援阿物资的运输机。不由分说，第一架安东诺夫运输机已冲

进了跑道，一座强大的“空中桥梁”的一端就建立在喀布尔和巴格兰姆机场，另一头则通向苏联境内的军队集结地，机场附近的人们，夜里都无法入睡，大批飞机在低空轰鸣着盘旋，等待降落，震得窗玻璃咯咯直响。巨大的安东诺夫 12 和 22 式运输机在跑道上连发动机都不关闭，等士兵们冒着卷起的风沙走下飞机后，它们就立即起飞，返回苏联去接另一批士兵；接着另一架飞机又降落下来……喀布尔机场一片喧闹，苏军象蜂巢里的蜜蜂一样紧张地忙碌着、奔跑着。他们向机场卸下了士兵全套装备、数万箱弹药、轻装甲车、食堂用具、散装的物资、整袋的粮食和私人用品……机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军用仓库，而且飞机还在源源不断地把东西运来。如此大规模的空运整整持续了 3 天，出动了 350 架次运输机，从苏境内 3 个地区、航行 1000 ~ 3500 公里，将 3 个空降师的兵力运到阿境内。精锐的空降第 105 师在喀布尔国际机场着陆后，旋即占领了该机场及其周围的要点。第 103、104 空降师则在巴格兰姆空军基地着陆，协同以“援助”为名先期到达的苏军地面部队控制了该基地以及萨朗山口。

24 日，随苏军一道降落到喀布尔国际机场的还有一位部长级苏联的政府官员、邮电部部长塔雷津将军。他的使命一是宣布任命一个多月前就坐阵喀布尔负责入侵准备工作的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克格勃头目帕普金将军为阿明的顾问；二是两人一道说服阿明请求苏军开进阿富汗来援助他；三是让阿明主动将权力移交给仍在苏联的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可是阿明怎肯让位，他发觉情况不妙，苏联很有可能要亲自动手发动政变。但此时他要反抗已太晚了，苏军早已切断阿明与武装部队的联系，剪除了他的重要亲信（阿明的表弟阿军总参谋长、阿明的外甥阿保安局长，还有司法部长等）。阿明只好带上少数亲信卫兵，乘 8 辆装甲车，躲进了达鲁拉曼宫，此地位于喀布尔的入口处，离城区 10 公里。

27 日晚 7 时许，集结在喀布尔机场的苏军 105 师，在先遣队和克格勃人员的配合下，开始向首都市区挺进。首先夺占了喀布尔电报大

楼，切断与外界联系，占领了总统府、广播电台及其他要点，几乎没有遇到激烈抵抗，仅经过3个半小时的战斗，就完全占领了喀布尔市区。

在市区战斗还在进行时，帕普金将军统帅着一支装甲部队从机场直捣郊外的达鲁拉曼宫。这支部队由数百名苏军突击队员外加一支经过特别训练的克格勃军官突出队组成，他们身着阿富汗军服，坦克也涂有阿军标记。行进途中，阿军设置的一个检查站要求这支滚滚而来的部队停车受检，一些阿军官兵也上来围观。突然，坦克车灯大亮，顶盖一个个翻开。此时被贼亮的灯光猝不及防地一照本能地正用手臂遮挡的阿军士兵；还未等弄清怎么回事，就已纷纷倒在血泊之中。顷刻阿军检查站被拔掉，苏军装甲纵队趁势突击。7时30分，孤零零的达鲁拉曼宫已静静地呈现眼前。果然，守军已有戒备。苏军特种攻击部队迅速分三路发起攻击，其势如此凶猛，以至于尽管王宫卫队拼命抵抗，攻击者还是冲进了行宫。行宫内枪声大作，处处交织着火力网，守方是殊死抵抗，攻击部队则更是毫不留情。为不让任何的阿富汗人活着出来，泄露宫内发生的事真相，他们的枪下没有俘虏，见有人逃出大楼就乱枪击毙。显然苏军对战斗地形很熟悉，逐一清除火力点，迅速地接近阿明的居室。当突击队员伴随着手中冲锋枪喷出的火焰冲入室内时，阿明正手举酒杯，作了最后的“抵抗”，当然也未来得及倾吐对“老大哥”的怨恨，就倒在了血泊中，包括他的家人无一幸免。达鲁拉曼宫渐渐又恢复了平静。

喀布尔市区此时也已在苏军控制之中了，这次战斗之后，帕普金将军也神秘地死去，人们不清楚，他是死于激战，还是因没有完成说服阿明的“使命”而自杀。总之，苏军只好临时改变计划，拼凑了一个以卡尔迈勒为守的“革命委员会”。次日清晨，被苏军刚刚占领的喀布尔广播电台宣布，阿明已被新政府抓获，经审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卡尔迈勒继任国家总统兼政府总理，并向苏联发出请求，要苏联伸出友好援助之手，来阿富汗帮助拯救国家。西方舆论不禁疑惑：既然苏军已在喀布尔，该“革命委员会”为何还要提出这种请求呢？形势变化

如此之快、如此紧迫，记者和各驻大使们早被夜里的枪炮声惊醒，听完广播后，顾不上多想，便向自己国内发出最新的消息，然后就冒着清晨的寒风四出联系，要求拜见这位新总统，但都一一碰了壁。他们哪里知道，此时，卡尔迈勒还在莫斯科等待着苏军替他平息国内局势后，再用飞机把他运回喀布尔。

3天之后的12月30日，喀布尔的硝烟散去，外国记者看到的是一个遍体鳞伤、束手被缚的城市。市区到处是头戴天蓝色便帽或灰色大盖帽的苏联伞兵，这些金发或棕发的士兵，腰别短枪，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大街小巷，在洁白的雪地上深深刻上他们的皮靴鞋印。马路上空空荡荡，整个首都笼罩在一种奇特的寂静之中。寥寥无几的行人把脑袋缩在大衣领子下默默地匆匆而过，顾不及看一眼从身旁掠过的刚刚到来的入侵者。几辆巡逻车孤零零地从街上隆隆开过，它们的履带在路上留下了清晰的、难以平复的压痕。

后来几天，在通往北方的公路上，一批车队轰轰隆隆地向喀布尔直奔而来，喀布尔仿佛是一个吃不够的大肚子，卡车、吉普车、装甲车、油罐车、装坦克的平板拖车、广播车……成千上万的车辆，不分昼夜地源源不断地从入口处开进了市区。入夜之后，登上喀布尔的洲际饭店顶楼远望，那一队队开着前灯的不知疲惫的车队犹如一条条火龙照得全城像着了大火似的通明。首都郊区兵营林立，苏军士兵像高大的看门狗一样守在东南西北各方位的要点上，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一排排坦克像是在接受检阅一样整齐地停在兵营里；巨大的雷达不停地旋转；无数的帐篷、卡车、壕沟以及指向四面八方的大炮都部署得极其严密。

28日晨，喀布尔战役打响的同时，集结在边境的苏集团军群，在航空兵的掩护下，越过苏阿边界，分东西两个突击集团，沿东西两条战略公路实施高速度大纵深的钳形进攻。1980年1月2日，两个集团在南部的坎大哈会合，1月3日，各地面部队分多路出击，分别占领了连接阿巴、阿伊边境的主要通道和城镇。空降部队同时以机降方式夺占

了赫拉特、兴丹、坎大哈等地的机场。苏军战略就是首先把圣战者放在一边，而把矛头指向政府的正规军，重在夺取大城市、交通要道、经济区域，控制政府行政机构、邮电、公用设施、银行金库等，认为只有这样才称得上真正掌握了一个主权国家，以在世界面前摆上一个占领的既成事实。同时，也是用其实力无比的军事机器，给阿富汗人民来个下马威。

苏军只用了一个星期就运用偷梁换柱之计达到了预期的战略目的。全世界不仅震惊，而且一些西方大国似乎已准备接受苏联摆在他们面前的既成事实。然而，为了尊严和自由，愤怒的阿富汗人民肩扛破旧枪枝，离开了家园，走进了深山，决心要同这支“强大无比”的军队较量到底……10年之后，圣战者们终于如愿以偿，高昂着头颅，返回家园。历史的事实再一次给那些蔑视历史的人一个严厉的教训。

把握心理，诱人消费

美国的服装商德鲁比克兄弟二人开了一家服装店，他们的服务十分热情。每天，哥哥都站在服装店的门口，向行人推销。但是，这兄弟二人都有些“聋”，经常听错话。

经常是，两兄弟中的一个，热情地把顾客拉到店中，反复介绍某件衣服是如何地物美价廉，穿上后又是如何地得体和漂亮。经过这样劝说一番之后，顾客总会无可奈何地说：“这衣服多少钱？”

“耳聋”的大德鲁比克先生把手放在耳朵上问道：“你说什么？”

顾客又高声问一遍：“这衣服多少钱？”

“噢，你问多少钱呀，等我问一下老板。十分抱歉，我的耳朵不好。”他转过身去向那边的弟弟大声喊道：“喂，这套全毛的衣服卖多少钱？”

小德鲁比克站起身来，看了顾客一眼，又看了看服装，然后说：“那套嘛，72美元。”

“多少？”

“72美元。”老板高喊道。

他回过身来，微笑着向顾客说：“先生，42美元一套。”

顾客一听，随即赶紧掏钱买下了这套便宜的衣服，溜之大吉。

其实，德鲁比克兄弟两人的耳朵一点也不聋，而是借“聋”给想占小便宜的人造成一种错觉来促销。事实上，这两兄弟采用此种方法经营得非常成功，赚了不少钱，供着他们的三个孩子上大学。

还有一个类似的实例同样发生在美国。

在美国西部的某城，有两家专卖廉价商品的商店，一家名叫美国廉价商店，而另一家则称纽约廉价商店。这两家的店面相邻，但店主却是死对头。长期以来，一直就各自商店的销售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一天，纽约廉价商店的橱窗中挂出一幅广告，上书：出售亚麻布被单，瑕微疵小，价格低廉，每床售价6.50美元。

居民们看到这则消息，纷纷奔走相告，趋之若鹜。但同往常一样，没过多久，隔壁美国廉价商店的橱窗里赫然出现了这样一则广告：我店的被单与隔壁的相比，犹如罗密欧与朱利叶的亲密关系一样，注意价格：每床5.95美元。

这样一来，拥向纽约廉价商店的人们看到隔壁卖的比这里更便宜，马上放弃了这里的交易，转而拥向另一家美国廉价商店，一齐挤进店内，只消片刻，被单就被蜂拥而至的人们抢买一空。

像这样的竞争在这两家商店之间可以说从未间断过。忽而东风压倒西风，忽而西风压倒东风，无尽无休。而当地的居民也总在盼望他们之间的竞争。因为他们的竞争会给人们带来好运气，可以用很少的钱就买到十分“便宜”的商品。

除了利用广告相互压价竞争外，两家商店的老板还常常站在各自的商店门口，相互指责、对骂，甚至拳脚相加，场面十分激烈，但最终总有一方败下阵来，才能停止这场残酷的“战斗”。这时等待已久的市民们则好比在比赛场上听到起跑令一般拥向胜利一方的商店，将店内的